

林徽音「馱着這份重」

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，徐志摩從南京赴北大聽林徽音的演講，為了省錢，乘坐一架運郵件的免費飛機而墜毀，正是為情而殉。

至於林徽音，聽罷這個消息，如晴天霹靂，要夫婿梁思成去墜機現場撿來一塊飛機殘骸，供在書房，一直伴她走完人生路。

照說，林徽音決然離開狂蜂亂蝶般的徐志摩，是邁出理性的一步。

在理性中，她似乎已作出了「抉擇」，可是在她心底角仍深深隱藏着徐志摩的影子。

徐志摩走了一個半月後，林徽音忍不住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：「這多少天思念他得很，然而他如果活着，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，事實上太不可能。也許那就是我不夠愛他的緣故。」

林徽音在《紀念志摩逝世四年》寫道：「我們這一群劇中的角色本身性情與性格抵牾，理智與情感兩不相容，幻想與事實當面抵牾，側面或背面激成悲痛。」

表面冷澈的林徽音，其實內心是經歷激烈掙扎的，她曾情不自禁地寫道：「我懂得，但我怎能應和？」這句話是對徐志摩掏心而發的。正因為她懂得愛情的真諦，她更不敢造次。

這一心態有多大矛盾呀？！林徽

■矗立在海寧徐志摩故居的「詩人徐志摩之墓」碑文，由徐志摩遠親、第三任西泠印社社長張宗祥所題。（採自徐善曾著：Chasing The Modern：The Twentieth - Century — Life of Poet Xu Zhimo）作者提供



楊采妮為一對仔仔減產

今年3月誕下一對寶貝仔仔的楊采妮，從新加坡返港，產後首度現身，出席法國殿堂級珠寶品牌活動，分享初為人母喜悅，成全場焦點。

她把長髮剪短，清爽利落，身材明顯豐滿，尚未完全收身，認識楊采妮這麼多年，她都很纖瘦，從未見過她如此圓圓潤潤，幸福都寫在臉上，她直認因剖腹產子，加上餵人奶，故不敢節食收身，她更懂得自我安慰，說身形脹了更好看。

新任媽媽稱呼一對兒子「小仔寶」，大仔英文名Ignatius乳名「謙謙」，小仔Aloysius乳名「暢暢」。

楊采妮選擇餵人奶，雖然吃力，但她認為值得，因為人奶令BB更健康，「一對兒子早產近一個月，所以出世時體重略輕，為他們健康着想及增強他們抵抗力，餵人奶是最佳方法。」她最感安慰是現時一對兒子胖嘟嘟，向來很少提及私人生活的她，做了媽媽後，大方提及丈夫邱紹智，指他幫兒子掃風手勢很棒，她又感激丈夫由她懷孕開始，每次產檢都陪她去，整個過程很開心和平穩。

楊采妮本身是獨生女，從沒帶孩子的經驗，慶幸請了一位香港陪月姨姨到新加坡幫手，教會她不少育兒常識，「我由零開始學習，現已懂得替BB洗澡和剪指甲，心凜也是生仔仔，她傳授很多心得給我，例



■楊采妮已貴為一對寶貝仔仔的媽媽，早前回港出席活動。（圖片取自楊采妮微博）

處理小兒濕疹

開面書上的專頁以來，最多人求救的是小兒濕疹問題。

濕疹不是一時三刻可解決，也不是某一療法就可以處理掉，而最大問題是它不僅是一個病，而是嚴重影響孩子及父母的睡眠，也影響孩子成長時所建立的信心及社交模式。

先前已說過很多次，濕疹不是皮膚問題。若你問我們，我們一定會說要從內裡清，且要配合生活習慣。

一餐不要多過一種肉款，平時多吃白粥及益菌，如麵豉湯、牛奶及生冷東西都要戒口了，濕如牛、鴨、菇、海鮮都要小心。若餵母乳，媽媽也要配合。

我們不是專家，一直也有把嚴重個案轉介到中醫及順勢療法醫師，大部分都能根治，而且年紀愈小，愈容易醫，亦盡早能進入正常的生活模式。和這些家長談得多，會發現小孩濕疹成因不外乎三個原因：疫苗毒、胎毒、情緒，而其中胎毒亦可包括孕婦所打的疫苗，及媽媽懷孕時傳給寶寶的情緒。

比較確定到的原因，當然是因為

船長的指南針

風靡全球的《加勒比海盜》系列電影，近日新出了第五集，講述積克船長（Jack Sparrow）一行人與「海上屠夫」的對決。電影具體情節，天命不打算在此劇透，留待有興趣的讀者自行進戲院感受。我亦無意評價電影的優劣，只想說說貫穿整個系列電影的重要道具：積克船長的指南針。

故事中的指南針，能夠指向你內心最渴望的東西所在的方向。你只需跟隨指針的方向行走，最終看到內心所想；反之，倘若你背叛這個指南針（例如把它丟棄），它就會釋放你最大的恐懼。這樣的故事設定自然引人入勝，但天命也不禁大發奇想：如果現實生活中有這樣的「指南針」，會怎樣呢？

人類的願望無窮無盡，這個神奇的「指南針」大概會轉得停不下來吧！正如不少前來算命的人一樣，心中有所期盼，有些甚至想求得十全十美的方法：「我想得到財富，但不想勞心或勞力；我希望戀人溫柔體貼、無條件滿足我所有要求……」如果說天命



■指南針 網上圖片

在盧氏，靜聽時間滑過（上）

我在黑夜的車站等待火車，等它搖搖晃晃，把我帶到一個叫作盧氏的地方。在這之前，我曾查閱過盧氏的資料，總覺得它與某個人的姓氏有關，卻沒想過它會以怎樣的面目將我深深地吸引，讓我去傾慕去陶醉去不捨。當我將信將疑地登上西去的列車，踏上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時，目光一下被染綠了的山水田園牽絆、激動的心也在那一刹那撞擊胸口。這時再聽接待我們的朋友介紹：「盧氏這個地方可以聽風、聽雨、聽蟬、聽鳥鳴……」更是有點心馳神往。

盧氏，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境內，北鄰靈寶，東連洛寧，南接西峽，西南與洛南、丹鳳、商南三縣接壤的古老縣邑，先秦時期為古虢國羊地，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。盧氏境內多山，千峰屹立，樹木茂盛，森林覆蓋率高達69.34%，是河南省第一林業大縣，森林植被在全省首屈一指，蔚然壯觀。

查閱縣域之內古樹種類及苗木信息，發現這裡有許多罕見的樹種，如青岡、栓皮櫟、麻櫟、麥穗榆、白栎、漆木和童子柳等等，除了森林植被，僅野生動物就有四百餘種。豐富的物種，造就了神奇的自然景觀，優美的景色令人暗自驚嘆。

當地人們保護環境和敬畏自然的意識，使這片土地保持了良好的自然生態，到處溪水潺流，古樹參天。豐富的生態資源和人文景觀，使其獲得了「清清盧氏、大美盧氏」的美譽，以「最好的景色，最美的天空」讓南來北往的遊客紛紛駐足，流連忘返。

盧氏地大物博，人口稀少，經常見到散居在大山腳下的人家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以裊裊炊煙迎接着清晨黃昏，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。幽靜的庭院，土木和灰瓦的房屋，雞犬安寧，交通阡陌。牆外環繞着清澈的溪流，一路南去，打着柔柔的水花。

視野中，緘默的土地鋪展在腳下，濃密的樹林傾瀉着綠色的涼意。原始幽深的山林植被，原始潮潤的河流土地，是盧氏蒼莽原野得以植被茂盛的保證。粗壯而高聳的樹木和養生的花草，就如同山巒披了件絢繚緊密的裙衫。沒有化工污染的土地厚實而又肥沃。在這裡你可以大口地呼吸，吐出久積肺腑的濁氣、思想雜念和健康隱患，納入生命的強度和生活的節律，為久居城市空氣焦渴的人

們給氧「充飢」。清清盧氏，青的是山，清的是水，納入的是博大坦然的胸懷，卸下的是精神上的負累。

盧氏是個鍾靈毓秀、人才輩出的地方。集河洛文化發祥地、「人龍相揖別」新起點、千年古縣與革命老區於一身。千年的演變，給這裡增添了另一種魅力。

唐代名將張士貴的故事就別說了，新舊《唐書》皆有記載。他曾在隋朝末年率眾揭竿起義歸順李淵，官至左領軍大將軍，作為褒獎，唐高宗封他為虢國公，子孫襲爵，卒後又為他舉行了隆重葬禮，追贈以輔國大將軍，享受到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待遇。還有廉潔奉公，不積家私的王爾鑒；醫術精湛、仁心淳厚的李士偉；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家、散文家、教育家、北京大學教授曹靖華等等。

歷史學家們說過：中國的地名，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、疆域政區的變化、傳統文化等觀念，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一個地名，就是一段歷史碎片；一個地名，就是一幅風情畫卷，它在飽受歲月侵蝕的同時，也留下了許許多多風起雲湧的歷史故事。

在盧氏縣五里川鎮河南村路溝口，有一座土木結構組合式庭院，始建於清朝末年，風雨飄搖，距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。這裡就是曾任中國文聯委員、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、中國蘇聯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、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顧問等職的曹靖華先生的故居。故居有兩道門，整個庭院共計十四間房屋，其中正房四間，東西廂房各三間，二門外有東西耳房各兩間，屬我國北方農村常見的兩進式建築。在五里川中學校園內，有兩座為紀念曹父而建造的「尊師亭」和「教澤碑」，作為三門峽中小學德育教育基地，彪炳先輩的治學精神。

輕輕走進曹靖華故居，站立在歲月燦黑的庭院，我將目光投向舊屋每一個角落，試圖捕捉當年主人的生活氣息。他所翻譯的小說《鐵流》、《糧食》、《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》曾影響過中國各個時期的幾代人。如今狹小的門廊外，高高的台階還在，牆基染滿青苔。高低不平的鋪路石表面光滑，彷彿依稀可見先生年輕時的足跡，殘缺的簷角也似

活着的死者

家們。過去兩年裡，他們先後為這對夫妻施行了兩次人工授精。很遺憾，最終都以失敗告終。科學家們沒有氣餒，就在今年4月份，又一次為牠們進行了人工授精。這次會否有奇蹟誕生，尚未有結果，悲觀的情緒卻已經開始在散播。在不少動物學家看來，這對斑鰐跟殭屍沒有區別。換句話說，既然對於種群的繁衍沒有貢獻，即便再高壽，也不過是「活着的死者」。轉換成不那麼拗口的說法，就是不能承擔社會責任的行屍走肉。

嚴重的生育障礙，大概率的族群滅絕事件，甚至被嘲笑為活着的死者，這樣的探視角度，都是人類從自己的角度得出的，長壽的斑鰐們未必會這樣想。倫理學、遺傳學、動物學、多樣性，這樣複雜的切入方式只會屬於人類。

活着是本能，努力去按照自我意願活著，是本真。斑鰐夫妻遵循了自然賦予的本能，人類卻拚命地為牠們的活著附加社會責任。

不過，現實裡，更多的人，只是遵循着本能慣性的活下去。朝九晚五，地鐵擁擠。十字路口，人來人往。一日三餐，粗茶淡飯。偶然冒出的小確幸，已是生活裡難得一見的波瀾壯闊。對所謂本真的追尋，只是閒暇時，偶然在

啟功贈字

收到啟功先生105周年誕辰題簽展請帖，想起我的客廳掛有啟功親筆寫贈老伴的一幅字幅。浮想聯翩，往事並不如煙。

老伴在聯合出版集團擔任秘書之職多年。因她既會講流利普通話和流利滬語，所以多次擔任內地前來香港訪問的作家、名作家的招待工作。啟功是當中一人，因此獲贈字幅。老伴並非書畫欣賞者，如果是我，必定爭取獲取更多佳作。

不過，話是這麼說，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，全國解放前夕，內地名家從京滬前來香港，逃避蔣介石政權政治迫害，同時準備北上迎接全國解放，他們的駐足點，就是我所服務的學校。要是取得他們的畫作或墨寶，輕而易舉。

我與老伴，喪失這個得實機會。不過這是個功利的想法，應該說，當年如果多和他們交談，請求教益，應該所得更多。

據說啟功自一九七零年開始為中華書局圖書題簽，一直到晚年，共三十餘年。其題簽風姿淵雅、修美瘦硬，令人賞心悅目。他贈老伴的一幅，卻是楷書寫的家喻戶曉的唐詩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，兩岸猿聲啼不盡，扁舟已過萬重山」。

但其中個別字與我們熟悉的詩句不同，如「一日還」，他寫「一夕還」；如「啼不住」，他寫成「啼不盡」；「輕舟」他寫為「扁舟」。是否詩人另有所本，那就知道了。既然他用的是元人本，可能略有差異。這是一九八二年啟功訪港時為老伴所題的，距今已有三十五年。老伴去世，也已一年五個月，撫今思昔，不勝唏噓。

杜甫詩句：「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」。古人留有長髮，男人也插有髮簪。「白頭搔更短」，我早已白頭，頭髮也沒有多少。真正是「白頭搔更短」。想起老伴去世，又是「悲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」。

啟功為什麼寫杜甫的這首家喻戶曉的詩寫贈老伴，看來並無深意，只是取其淺白易懂而已。想念老伴，欲哭無淚，吾非猿猴，不善笑啼，只是暗泣而已。

乎透出先生溫暖的書香，無情的時光剝落了舊居的漆色，風雨侵蝕了原本結實的屋瓦和磚牆，但那個當年用無數夜晚迎接光明的院落，依然執著地朝向寬闊的遠方，讓人漸漸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溫馨與安詳。

盧氏古老的大地上，飽受過匪患和戰爭的創傷。曾有「土匪惡霸之猖獗，恐無逾河南者」之說，從河南新文學的早期作品中也不難發現，以土匪為描寫對象的文字，沉重地記載了當年匪患和戰爭的創傷與暴行。

規模最大且最為滅絕人性的是八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，原本趕往盧氏剿匪的一支軍隊與當地土匪聯手，攻下縣城，劫持全城男女老幼，燒殺擄掠，無惡不作，上演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綁票，凡城裡人，不論是不是本來就住在城裡的，不分男女，全部綁起來審訊，威逼各自報出贖身金額。城南的大會坑裡死屍成山，餓狼嘶嚎。不久這裡瘟疫爆發。這次劫難之後，盧氏元氣大傷，久久不能恢復。盧氏美麗的大地上，也曾遭受過外寇的欺凌。

一九四四年，侵華日軍糾集四個師團對河南發動全面進攻，河南所有的城市、縣城幾乎被侵佔殆盡，日軍出動飛機對盧氏范里鎮進行狂轟亂炸。1944年5月，中國第1戰區部隊在盧氏地區對日軍第37師團進行防禦戰，以阻擊西犯的日軍。經過一次次激烈的戰鬥，到21日清晨，日軍開始向東撤退，中國軍隊得以收復盧氏城。

在盧氏，還會聽到紅二十五軍在盧氏與土匪交戰，勝利突圍的事蹟。在一個叫樂川鎮的地方，紅二十五軍遭遇土匪武裝的三面埋伏，在前有重兵堵截、後有國民黨主力尾追、戰況複雜的情況下，終於擊潰了重重圍困的敵人，留下了一個個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。

盧氏縣官坡鎮蘭草村有座關帝廟，廟裡有一個蘭草村小學，當年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時，程子華、徐海東等將軍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就駐紮在此地。如今關帝廟分成了兩個院，一個是「蘭草紅軍小學」，另一個作為紅二十五軍軍部舊址，成了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場所。

世事滄桑，情景依舊，恍然如昨，喚起人們對當年英勇奮戰的勇士們的深切緬懷。

那些窮盡一生追求本真的人，上天入地，日新月異。珠穆朗瑪峰，馬里亞納。夜裡的星空，蠶裡的藍天。掌握自我命運的瞬間快感，消解了坎坷旅途上，所有的艱辛和焦慮。他們偶然間對安於本能者拋去的悲天憫人式一瞥，就能讓快感上升到救世主的高度。

在我看來，堅守本能和堅持本真，沒有誰比誰更高貴，只是選擇的方式不同。就譬如南方的人喜歡吃甜的豆腐花，北方的人喜歡吃辣的豆腐腦。甜鹹之分，無關優劣。我不喜歡那些自帶優越感的人，也不喜歡那些自我貶低卑微到塵埃裡的人。人生贏家究竟是什麼。武則天在權力巔峰時的不可一世？楊振寧牽着翁帆的手一起歲月靜好？還是樓下早餐店裡，一碗薄粥兩卷腸粉的三口之家，朝夕相守的天倫之樂？

人生輸家又是什麼。滑鐵盧之後的拿破崙？嫁給國家又被國家拋棄的冰公主朴槿惠？還是悄無聲息地來到人世間，又毫無痕跡地默默離去的人類大多數？

沒有標準答案，只有瞬間得失。和消極無關，跟真實逼近。